

義主會社代近

種四十二第庫文方東

近代社會主義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論工團主義之由來及其作用·····	一
新組合主義之哲學·····	一五
邊悌之社會主義·····	三三
韋勃和法屏社會主義·····	四二
拉薩而與社會民治主義·····	五九
基爾特社會主義原理·····	六七
柯爾和基爾特社會主義·····	八九

論工團主義之由來及其作用

美國 Louis Levine 著
錢智修 譯

社會生活之舞臺上，近忽有新腳色登場，此世界之人所望而驚怖者也。此新腳色登場之日，爲人所不及料，顧已立定根基，敏銳以進行，其來也甚晚，而其堅決之計畫，積極之態度，已令人知彼爲重要之人物。社會活劇之演進，與彼之志願及行動，相關決非細也。

此新腳色，名『工團黨』(The Syndicalist)；數年以前，可稱之爲『特殊國法蘭西之特產』。『法蘭西之狂幻的社會觀念，與空想的社會計畫，於近百年間，固常爲世界之先導也；今則不然，所謂工團黨者，已侵入英國，而高騰口說於自由之國

家，固已成爲國際之人物，而使其理想與全世界有關矣。

世界之對於工團黨，雖驚怖不置，然苦無機會，以研究其真相，及探尋其慾望，以此事實不易易也。工團黨者，於已經供給之物，均非所欲得；舉世界之職工公所，社會改良家，社會黨，無政府黨，無不羣策羣力，從各方面以救治一時社會之弊害；似已無新主義與新黨派發生之餘地。詎知其實不然，彼工團黨，固已挾其新主義以宣播於世界矣。此新主義，謂之工團主義 (Syndicalism)；而其必有異於其他之主義，亦從此可見。今之所欲知者，則所謂工團主義，究爲何物耳。

以普通之方法而立答案，則工團主義，可稱爲合社會主義 (Socialism) 與職工同盟主義 (Trade-Unionism) 於較高之聯合，而以職工同盟爲社會主義之基礎，社會主義爲職工同盟之表示之一種企圖。此等聯合，於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之構造及觀念，固有多少之改革；而其組成之分子，亦有爲各聯合所未經見者，此固不待言而可想見者也。

工團主義，不能謂爲突生之現象也，一八六四年，已有勞動家國際聯合（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ingmen）之設立；而十九世紀之前半期，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亦粗具規模。工團主義者，卽由特殊狀況，及聯合社會主義與職工同盟主義之特殊心理，而產生者也。而在十九世紀之社會運動中，既胎其幼稚之形；則在今日，必結成熟之果；沿流溯源，其所由來者固已久矣。

凡一事物，使解剖其種子，而考察其萌蘖滋長之四周境遇，則其結果之性質，亦知之較易。工團主義之種子，社會主義也，自勞動問題，發生於十九世紀前半期以後，卽有一解決之法，應運而起。其法維何？卽廢除傭金制度是也。此等解決法，必自社會上教育較深地位較高之人，有感於勞動家之受苦，而後有事，殆無疑義。後以漸習於抽象的及普通的理由，更進求夫社會弊害之原因，而知其由私產制度及競爭制度而起；於是彼等遂提倡廢除私產，欲以共同聯合及連帶責任爲基礎，重組工業。以爲從其提倡，則將來之世界，必有以平等自由博愛爲最高統治之新社

會出現，可預決也。

上等社會之人，方竭力提倡，而勞動界之一部分，亦大受其影響，敏銳野心之勞動家，見社會主義之幻象，而不勝其羨慕；於是矢其熱誠，務求脫伙伴於傭金制度之束縛；工業自由，社會平等，及材能機會之理想，日縈迴於靈魂，而呈最高之熱度。彼等之自視，亦若偉大事業之首領，以為革新世界而求得自由，此勝負皆在此一舉矣。

然歷時未久，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即知其事業之非易，而處於自相衝突之地位。社會黨之組織也，其分子最爲複雜，祕密黨也，革命黨也，教育家也，凡中等社會之人，各以其特殊之理由，而吸集於社會主義。既與勞動家相雜，則自以爲材能卓著，而要求首領之地位。夫以此等人與勞動家挈長比短，其有較高之智識，而具較合於爲首領之教育與經驗，自不待論。顧勞動家又詎甘承認之者，彼自社會黨發生以來，既有重要之歷史，而社會平等之理想，及本派發達之成績，又縈迴於其

心日而不能去；今乃同黨中有揚己抑人，而特佔優勢者，則猜忌日深而感情亦日惡，此事理之必然者也。縱不能遽消滅之，而其心意中，則常欲中等社會之人，服從其制度與理論，且欲別有舉動，使本派之優勢，不受陵夷。此等趨勢，其見於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者，於近世社會主義史中，在在有線索之可尋矣。

願從又一方面觀之，則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亦終歸失望。勞動界之多數，其思想極爲單簡；彼之所願望者，現在及近地之改良也；彼之所注意者，具體之事物，而非抽象之原則也；彼之所感觸者，口腹之苦痛，而非心或腦之苦痛也；此等情狀，固社會黨之勞動家所見之而不勝其憤慨者。然又不能置之不顧，蓋彼之自身，原爲勞動家，固身經其苦痛，而知其慾望之所在也。於是不得不採取勞動家之情形與心理，注意於其目前之需要，以爲使勞動家注意於久遠理想之交換條件。易詞言之，則勞動家之以獨立方法求增進其目前狀況者，遂與聯合觀念及組織觀念之方法相合；而職工同盟主義，遂由之而起矣；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亦參加於職

工同盟之運動，以與所原屬之社會相離；決無成功之希望也。

然縱入職工同盟，而其本有之理想，及其對於現狀之重要，而欲本熱望以求速化者，則仍保持而勿失。社會黨之勞動家者，社會的福奧斯得（Forst）也；（按福奧斯得爲德國之巫術師）其心胸之內，具有二個靈魂：其第一靈魂，與現在勞動家之困苦與需要相附；其第二靈魂，則欲掃除現在之迷障，而立於未來世界之社會主義中；而又不願其靈魂劈分爲二；故彼等之志願，惟在將衝突之感情，及衝突之理想與渴望，爲和諧的聯合。蓋其特殊之經濟政治及心理，皆有待於此矣。

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其互相聯合，既如上述之歷史矣。而十九世紀之社會運動，所以具工團主繼之雛形者，亦由此可見。然在工團主義成爲現今進化之形式以前，尤必有較上來所述，更爲明晰之情狀。此則因十九世紀之後半期，經濟政治與其他原因，均有複雜之連鎖故也。

一八九〇年後，社會黨於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始奏選舉上之勝利。不特參預

投票之人數甚多而已，其爲國家及地方立法議會之議員者，亦復不少。而其結果，則使社會黨之組織及性質，大生變動。中等社會之入黨者，日臻繁盛，尤以有高尙之職業者爲衆；如醫士、律師、教習等是也。此等黨員，於報紙、議院及黨中之機關，皆高占位置而擔任其權責；遂使勞動分子，相形見絀。以和緩的革命觀念，輸入於社會主義，而欲與資本家之政黨，爲平和及外交的協商。故其社會運動，亦一變其面目。其所汲汲者，則在占勢力於立法團體。以在立法團體，則彼等之智識、雄辯及長材，始有發展之地也。一言蔽之，則社會主義，遂成爲絕對的政治性質及立法性質，循平和穩健之路而進行而已。此亦近年以來可驚可喜之現象也。

且自政治社會黨觀之，則勞動家之經濟的組織，實不足與政黨同年而語。彼等之視職工同盟也，以爲是特與傭主爭論小事之組織，比之政治的大組織，微末已甚。此又其同時顯露之現象也。而其猶欲借重於職工同盟者，則以是猶可爲補充新黨員之地耳；除此以外，乃一無所用。使國家之政治機關，盡握於社會黨之手，而

社會主義，全占勝利，則此等組織，固毋寧廢置之矣。

社會主義之性質，既從絕對的政治平和及立法運動之傾向而更變，而武裝社會黨之勞動家，遂不勝其憤懣。彼等有見於政治社會主義之成功，其驚惶失措之態，幾難筆述。以彼等之意，謂政治社會主義一告成功，則社會革命之真正成功，必受其危險也。議院之情狀，及政治之詭計，皆彼等所疑忌；而社會黨人，乃身入其中，與資本家握手；其反對之惡感，有不潛滋暗長者乎？惡感既生，遂開始以求別種方式之社會運動，務使其革命之精神，解脫之希望，平等之組織，保持勿失。蓋自工團主義未興以前，勞動家之尋求此等運動，固已有年矣；組織秘密革命黨也，建設社會黨協會也，運動革命也，皆其所經過之企圖也。然此等企圖，則終歸於失敗；且其企圖之方法，在十九世紀之末葉，尤不合用。武裝勞動家，尋其失敗之原因，而改絃易轍；以爲當此平民政治進步及工業狀況發展之時，其組織之形式，不可不較爲宏大，以容納多數之人民，尤不可不較爲縝密，以企圖政治及經濟之運動；而熟察

夫職工同盟之性質，見其組織之形式，適爲其所求諸不得，而可以爲所希望之社會運動之憑藉。於是對於職工同盟之態度，亦從此而變，從前不過爲大度之包容者，後則爲積極之扶助，且照其理想與渴望，以改組之焉。

經詳審之研究，及武裝社會黨實地經驗之勢力，而工團主義之理論，乃漸進於完全。工團主義者，以勞動家爲基礎，以勞動家爲目的，且以勞動家爲方法者也。工團者，集合種種之勞動家，以公共利益維繫之，使有連帶責任之感情，而成爲自覺的團體也。惟有工團，而後勞動家有與僱主及國家爲直接競爭之地位，使得改良其生活與勞動之狀況。而其所主張之直接行動，則在集各種勞動家，於反對於現在制度之旗幟下，而加強烈之壓力於僱主及國家；全國罷工也，示威運動也，公安擾亂也，凡所以挑撥勞動家之感情而使之聚集團體者，自工團黨視之，直以爲惟一之方法。謂如是，則勞動家始洞知現今社會之弊害，而奏實在之成功也。勞動家而欲求解脫，惟自己之力可以致之，決不能倚賴他人，雖本黨在議院之代表，亦不

足恃。而欲去其倚賴他人之迷夢，則上述之方法，斷非得已。扼要言之，則欲以直接行動，破壞現今社會之基礎，除去勞動社會之階級而已。彼等對於滿意之罷工，及勞動家之勝利，以壓力及直接行動得之者，皆以爲直接反對資本主義，而使勞動家之究竟解脫，愈趨愈近；故其視直接行動所得之改良條件，亦不以爲鞏固現今之社會，而以爲破壞現今之社會，謂是實完成社會革命之途徑也。

據工團黨之意見，社會革命之事，決無可避，工團之直接競爭，其範圍既廣而重要亦增；故兩種反對團體，必有交綏對仗之日，即傭主與勞動家之戰爭是也。此等戰爭，以如何開始，今尙不能預言；而其以同盟罷工爲楔子，則殆無疑義。由一業之罷工，而推及於他業，由一處之罷工，而流演於他處，則全國俱加入於罷工，而全國俱受其影響，是之謂大同盟罷工（The general strike）。大同盟罷工既起，增加傭金及其他小事，將悉非所計，而另出一最高之社會問題，即嗣是以後，以何人管理工業及指揮國家之經濟活動是已。

工團黨人，於此一問題，已引爲己任而不願聽斷於議院；而至解脫之最後一點鐘既到，則生產機關，輸運機關，交換機關，均爲組織工團之勞動家所管理，此彼等之所預計者也。彼等於此時，更將收各種生產機關爲共有；而於其管理之下，別圖生產法，以每一工團爲生產機關之用，而每一地方之各工團，組織一地方勞動同盟（The Local Federation of Labor），擔負地方上工業事情之責任；如收集地方生產及消費之調查，供給生產需用之材料，紹介一地方與他地方之交通，皆地方勞動同盟之責任也；而一國以內各業之工團，則又組織一國家工業同盟（The National Industrial Federation），以處辦其本業中之特別利益；更合地方同盟及工業同盟，組織一國家勞動同盟（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Labour），管理國家性質及國家範圍之事情焉。

工團黨之視此理想也，非等諸一種計畫或烏託邦（Utopia）；其見諸事實，有賴於個人之意志或智慧也。以爲經工團黨之運動，及今日社會競爭之促進，此等

理想，已漸成爲社會之制度。勞動家之組織，既日益完備，工團之地方的職業的國家的同盟，亦日益增加，凡此皆所以構成理想社會，而使其實現者。而管理此等社會所必要之智識與道德，亦無憂其不備。勞動家之組織團體，從事競爭及倫常日用之經驗，罔非得智識與道德之機會也。

以上所述，卽武裝勞動家之結論，而本其理想以求得者也。而工團之中，尤必將智識較高之中等社會及政治家，盡行排斥，使無協商之機會；一面則以革命的勞動家爲首領，示以理想社會之影象，使與僱主及國家，爲直接之競爭，以爲脫水火而登衽席，其權固操於自己者；此工團黨之勞動家，所以與政治社會黨勢均力敵，而本其自己之方法與自己之組織，以企圖社會革命者也。蓋自有此說，而勞動家之主義，愈爲穩固，其社會解脫之渴望，亦愈爲膨脹矣。

工團主義之發達，首推法國，其克占勝利，亦以法國爲最；此則又有種種之原因也。法國社會主義之性質，其變換在他國之先，既如余前所述矣；而其社會黨密雷

蘭(M. Millerand)爲國務員，及黨人在議院之惡果，亦爲他國所不經見；此一事也。革命之習慣最富，此等習慣，傳入於武裝勞動家之腦中，故革命之感情，亦磅礴待發；此二事也。當法國工團初起之時，適社會主義爲武裝勞動家所不滿之時，故勞動家之加入工團愈易；此三事也。積此三因，而工團主義，遂勃然興盛矣。其勞動大同盟(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組織於一八九五年。蓋即社會黨及無政府黨之勞動家，互相聯合，以革命的方法，行其工團主義也。以其黨人之實力及熱心，故流風所被，亦極爲廣遠；自一九〇二年，黨員之數日增，至於今日，已不下五十萬人；有地方同盟及工業同盟，隸屬其下，而各爲工團之組織；自工團黨觀之，實未來社會之萌芽也。

其在英國，則情勢稍異；工團黨之理想，於英國勞動社會中，已有其代表者；工團黨之報紙，曰勞動之聲(The Voice of Labor)，於一九〇七年，亦已出版。然工團主義之進行，直至湯曼(Tom Mann)信從新理想後而始速。湯曼者，富於經驗之

勞動領袖也；彼之參預澳大利亞之勞動運動也，亦既有年；後以澳洲之勞動家，其需緩不穩，及政治上之詭計，令彼失望，乃去而之法。既在法國受工團黨之感化，則至英傳播其主義。於一九一〇年，發起一月報，命名曰工團黨（The Industrial Syndicalist）；而是年年底，曼徹斯特（Manchester）有工團黨教育協會（The Industrial Syndicalist Education League）之組織，亦受湯氏之感化。工團黨月報，即由該協會出版，專以宣揚工團主義於英國為事；人民之信從其說者，亦復不少，尤以建築工、運輸工及礦工為衆。一九一〇年十一月，英國之工團黨，始在曼徹斯特，開第一次大會；已有勞動家六萬人，代表到會。嗣是以後，其人數必日增，而新團體亦多加入，殆無疑義。由近來之罷工觀之，已現工團黨之形式及方法。而其所以如是者，則僱主之聯合，與政府之失政，有以驅迫之也。使工團黨更鼓其奮鬪之精神，使職工同盟，亦信從其主義，則將來之進步，益難限量；而其奮鬪之成功，尤與經濟狀況及政治狀況相待，則有可預言者。

工團主義之發現於美國，由勞崙思（Laurence）之同盟罷工始。彼萬國職工黨（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者，自勞崙思罷工以後，日注意於工團主義，欲以此為美人民生活之要素，實美國之工團黨也。然美國之工團主義，不得謂為從法國輸入；雖其主義有相同之點，而此等運動，則固發生於本土；且可從勞動黨（The Knights of Labor）推究其源流。勞動黨既發生，工業組織之理想，已大略椎輪，規模粗具；不過自萬國職工黨興，益宣揚其主義耳。抑不特此而已，自一八八六年以後，尤有職業同盟主義（Craft Unionism）之發生。後雖演進為美國勞動同盟（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而其主義猶常存勿失。近年以來，以居於適當之經濟狀況以下，更形發達。且以得社會黨之勞動家相輔助，故職業同盟主義，遂與社會黨之觀念相合。其理論之要點，實與法國之工團主義相同；一九〇五年，萬國職工黨，已採用此等理論為黨綱矣。

雖然，萬國職工黨之對於罷工，則又與法國工團黨異趣。據萬國職工黨之意，則

所謂社會革命者，非停止作工之謂，而繼續作工之謂；（按近日職工黨已多主張社會的同盟罷工者）各種生產機關，固必有一日當歸於共有；而勞動家則仍當以社會的基礎，繼續生產，初不必離去工廠為焉；此即其別異之點也。顧無論何事，但使其目的在於劇烈之變革者，則工業上之活動，不得受其影響，而為一時之停頓；然則二者之異點，亦祇屬於口說而已。且萬國職工黨，尤贊成消極的抵抗，及他種形式之競爭；雖其方法，較法國工團黨為和緩，然使勞動家能殲勝傭主而得其利益，則初無異致焉。

工團主義之運動，由勞動家而起，故其目的，亦在解決勞動問題；然其所設之方略，則因深博大，足以引起社會之大改革，而使全社會之人，受其影響。今之所欲論者，則工團主義於手工勞動以外之各等社會，將以如何之方法處置之是也。

近日工團黨，於此一問題，頗為注意；其解決之法，則在推廣勞動之意義，而將各種生利的事業，包括在內。教習醫士技術師書記等，近已有組織工團，加入於勞動

隊者。而工團黨尤欲將有益於社會之人，盡入其黨；以社會爲自治的生利團體之同盟，用屬於社會之機關，立於社會最高統治之下，而通力合作，以謀社會之公益，卽彼等之理想矣。

然則從政治方面觀之，彼工團主義，非欲變更政治的國家爲工業同盟之一種企圖乎？工團主義者，以撥除近世國家之專斷壓制爲事者也。專斷壓制既去，則人各得用其所長，以盡力於社會；而公益時代，亦從而興；不論何種組織，與彼爲仇敵者，則以法戰勝之，與彼具友情者，則以法吸收之；社會中之保守分子無論矣，卽改良家與政治社會黨，又安知不爲彼等所反對，而演起劇烈之戰爭耶？

新組合主義之哲學

勞 人著

新組合主義（一譯工團主義）者，經由法義二國之勞工運動，而獨自發達；今舉世之勞工運動，殆皆以此思想為中堅。此非無政府主義，非舊來之勞工組合主義，亦非馬克思一派之社會主義；若德之 Lokalisten, Anarcho Sozialisten, 美之 Industrialism, American Syndicalism, 英之 Syndicalism 俱屬於斯。至其哲學上社會學上之理論基址，及其方法，則由盛行於法義之森底加 (Syndicalisme Révolutionnaire) 而發表之。

新組合主義者何？勞動者為求得其勞動之報償，欲自完全管理種種產業是也。

此乃實際運動，而非理論；又合多人經驗以得之，而迭經修正者。方其運動之始，有最感困難者一事，蓋尙未有適當之理論，足以爲據依；惟限定一目的，假以之爲可能，而使令彼勞動者，向此目的，直接進行而已。彼等之意，欲舉凡受傭於產業之一切人類，無男女，無種族，無民性之殊，無年歲職業之別，皆得脫離今日之賃銀奴隸制，而容納於一大組合之中。其管理之法，不用職業組合制，而用產業組合制；蓋職業組合者，以所用機械爲準；譬如船員組合、繅絲工組合、煤汽組合之類。產業組合，則以一團體所創成之生產品爲準；譬如美國之織業 I W W，卽由一地方之織物生產者，結爲地方產業組合，又由此地方產業組合，而併爲一大組合是也。說者或亦謂美國之產業主義，與新組合主義，顯有分別；以爲美之 I W W，乃獨立組織，與英法之組合主義，本來置基礎於職業之上，而但成一大結社者，畢竟不同。然兩者根本之間，非有差異；卽有差異，亦僅於其現在政策及直接方法見之。特反對此種運動者，往往藉國民氣質不同之說，以相阻撓，故強爲此區別耳。

凡勞動界，固無有以財政上理由，拒絕加入組合者；蓋若輩益無資力，則益有待於同類之扶持也。而在新組合主義，則并此入會費及按月會費，而不之取，其曰會費，名義而已。尤有利者，失業之人，若欲改事他業，不問暫時或永久，皆不拒絕。此適與美國之勞動聯合團，政策相反。從勞動聯合團之例，苟有一機器師，欲兼就聘於電業，必分別加入各組合；至有一人而列名數組合者，而其加入之費，自美金二十五元以至百元不等。新組合主義，以爲此愚策也；但一次爲組合員者，不別男女老幼，各從境遇，聽自就業。以是之故，管轄權之爭執，與夫同盟罷業中參加與否之紛議，皆得一掃而空。新組合主義之所標榜者，曰一人之損失，卽全體之損失也。

新組合主義，要求各勞動者，於彼所從事之勞動，得自實行某主權；其勞動之條件，則自己決定之。以爲在將來社會中，生產者之要求，卽是消費者之要求，一切生產機關，不可不歸諸勞動而兼消費者之手。要之，此主義之所在，卽滅絕資本主義制，與廢除賃銀奴隸制是已。至此主義之於晚近勞工運動中，如何發達，又如何建

設理論，請略述焉。

一八六五年，巴黎有組織國際勞動大會之舉；入會者多智識階級，如史家摩爾、丁、前議院副議長戈爾賓及西門皆與焉。後一八六七年，復開會於勞森盧，乃有一問題起，曰：『應否允許智識階級與資本階級加入此運動？』是也。其時法國代表符理康、杜拉恩輩建議，謂此純為勞動者之事，不宜令智識階級參與。符理康云：『吾恐他日，或有一輩法律家經濟學家與夫僱主文士之徒，盤踞勢力，導此會於頹廢也。』杜拉恩亦云：『吾徒絕未以惡意待人，顧在今茲，有以財產或卒業文憑而享特權者，不得不視之為敵，吾輩宜求自助，勿徒信賴他人。』然法國代表之言，被衆擯絕，卒用英國及瑞士代表之議，以為勞心勞力，皆歸相同。由是智識階級之與勞動組合，始有次第接近之勢。

十九世紀中葉，法國之無政府主義，倡始於布魯敦，其運動甚烈；及加爾諾之誅，餘衆或禁錮或放逐，勢乃墜地。當一八九四年之際，該黨無一機關新聞，殆與一切

政治團體，斷絕關係；黨人於是私議非亟變戰略不可。蒲吉因勸衆加入勞動組合，曰：『與吾徒同主義者，非皆飢寒憔悴者乎？是明明亦勞動者也。』及是黨加入組合以後，法國之勞工運動，乃以無政府主義爲勢力中堅。其地方勞工同盟之某團體，則奉庇羅提爲首；又圖爾的律，爲極端之無政府主義者，亦魁率一團體。盛以全體同盟罷業，鼓吹大衆，目此爲助成革命之無二策略。一八九六年七月，萬國社會黨開大會於英倫，會衆乃分二派：其一排斥無政府主義者，其一不然。是時法國所遣代表，自杜拉恩、蒲吉外，尙有多人，皆無政府黨，果見拒逐。大會非明斥無政府主義，乃借規則以禁限之，曰：非於政治行動之內爲論議，不得與於會也。失敗者不獨法國代表，義大利、西班牙亦然。又此例亦非始自英倫之會，先是一八八九年之會於巴黎，一八九一年之會於布律悉，一八九三年之會於瑞士蘇黎世，皆用此道耳。法國無政府黨，既失意於倫敦，歸而不忘復仇之念，於是乃用前向法國社會黨挑戰之術，推及之於國際關係，而組爲勞工全體同盟（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略號爲CGT.)是年九月，開會於都爾，大聲疾呼曰：『勞動者而欲取道於政治勢力，以致勝利，斯妄想也。』其所主張，首在一變以前之境遇改善主義，而破除賃銀奴隸制，爲一切勞工求解放。又謂欲達此目的，不可不採取直接而含革命性質之手段；宜由一部分之同盟罷業，進而爲產業全體之同盟罷業；非此不足以推翻資本制度。（當集產主義發生時，本既有全體同盟罷業之計畫，此又從而發揚之者也。）其間如格拉爾，尤力言全體同盟罷業之利益，曰：『但部分罷業者必無功，傭主常受庇於政府，少用恫嚇，勞動者卽不難屈伏也。若全體罷業而能持之略久，恫嚇將無所施，彼時政府，方且散布兵隊，以保護各種產業之不暇，何能復爲傭主庇。如以鐵路言，三千九百萬米之路，每隔百三十米，置一兵，已需三十萬人矣；凡吾輩加入勞工全體同盟者，當以不辭響應爲一義務，但一部宣稱罷業，卽是暗下全體罷業之令，無論何業，皆當繼起；有背盟者，則強制之。』自全體同盟罷業之法行，而勞動者果獲一大利器，政府終無以制伏之，議會亦不知所爲術。

其次年，C. G. T復開大會於杜魯士，更用蒲吉及德勒薩之策，主張同盟妨業。自是以往，其勢日張。然指導此全體同盟者，終至蓄一疑問於心頭，即『革命成功之後，團體本身更當如何？』是也。及一九〇一年，大會於里昂時，乃就將來之生產團體，如何處理機械，如何求取原料，以及交易，轉運，分配，統計之法，各地方同盟之相互關係等，列舉七端，向各勞動組合，發為質問。所得答案，紛紜不可紀數；然就中却有一相符之點，勞動於礦者欲得礦，勞動於路者欲得路；所立論據，概自主張其產業組合之所有權。從其意旨，則微論城市、鄉鎮，皆宜聯絡一地方之種種組合，而成一地方同盟；凡關涉一地利益之事，皆其所司。此地方同盟之上，更有一總同盟，以國民地位，掌重大公務；以為各勞動組合及各地地方同盟之媒介者，兼為各組合代表國際事宜。後來獨立發達於法國之新組合主義，所謂森底加者，即緣是而起。其所據為社會學上經濟學上之理論者，實不外乎此也。

新組合主義，雖導源於無政府主義之間，而後來途徑自別。比爾提於所著社會

主義新論中，辨二者之相異，略曰：『文化之爲物，常由強迫或有過於強迫之途，而獲得之；其強迫也有益。又創造性也，假使吾徒他日，脫離國家及僱主之苛虐，而獲見完全自由之社會組織，是亦強迫制度之資本組織，有以賜之。何則是所以訓練人類，導之以自由自發之勞作者也。故新組合主義，寧認許強迫之組織；而奉無政府主義者，頻詆訾之，以爲致力多食報少；是不啻自白其怠惰性，欲返諸原始時代之奴隸狀態而已。吾敢言無政府主義，猶諸中落之紳衿，大言無當，其力返自然，如疲勞者之要求新鮮空氣也。』伊丁亦論之曰：『無政府主義，於未來組織之切要，漠焉弗問，豈以爲勞動者可不待指導，不煩訓練，而自能創一完善有系之共和政治，以成就一切事業也乎？斯直誕想耳。以今日社會之構造，錯綜如此，而更革之事業，又艱難如彼，其有待於正當之指導訓練，與夫科學上經濟上之觀察力，及精嚴完整之組織性者，果若何迫切耶？而無政府主義之徒，忽視之。是能攻而不能勝，知破壞而不知建設者也。』由此以觀，可知無政府主義與新組合主義，雖理論方法，

往往相同，而其間終有一不相越之界限。前者就個人言，後者就勞動階級言；前者十八世紀哲學之遺兒，後者未及成熟之產業主義也。一九一〇年，開會於杜魯士之時，伊維圖辨之曰：『無政府主義，以個人之完全解放為鵠；新組合主義，則以勞動階級之完全解放為鵠。吾於無政府主義中，得見新組合主義之全體。』

要之，新組合主義云者，可目為舊來勞動組合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混合體；以為勞動階級之解放，不能徒恃政治行為，而當求諸勞動階級之自營自助；善抵抗資本家者，不外勞動者本身之實力；故於無政府黨所倡手段，寧承而用之。嘗謂全體同盟能業，不問成敗如何，皆善也；且使勞動者慣於茲舉，而運用之能達於極端，則尤有價值。至此主義之於共產理想，亦與無政府主義者同。從新組合主義，則將來公共生活，宜一切歸諸勞動組合中，國家之職能，即以勞工全體同盟執行；其於經濟生活當從各人之能力，而應其願望與需要以分給之；視一切生產機關為公共物，而人人對之無所有權；以社會譬一家族，則如几案之屬，家人俱可使用，而各

不得據爲私產也。但此派共產主義，欲各以其事業及其附屬物品，由單位之勞動組合掌筭之，而謂此以同業爲基礎；故不至有集中資本之虞。又謂地方統轄權，亦操諸組合，而時時爲組合大會，以行使中央統轄權；其時財產既全廢，則所須於統轄者亦僅矣。其詆無政府主義也；謂假如其說，則盡人不能命令，盡人無事服從，不獨破除階級，乃并爭競富力之事而亦滅絕之；是欲無首領而會議，無規約而決事，何可能者？新組合主義，決不欲蹈其愚謬也。

新組合主義之痛惡軍國主義，却與無政府主義同。其理想，乃在導世界於平和，而杜絕國際間之暴力。此則視從來之社會主義，僅從歐洲社會設想者，又有間矣。彼等之仇視戰爭也，謂凡戰爭，皆所以擁資本家之利益，故資本家每煽動之，而不惜以勞動者爲犧牲，且資本家常利用軍隊，爲其保護財產之具，除威脅勞工鎮壓同盟罷業而外，未見軍隊有何用處也。

新組合主義最發達之地，自法蘭西外，常數義大利。是國都會之職工與村鄉之

農戶，自昔早已各爲組合；而規模甚小。一八九四年，乃有農人三十萬暴動之事；事雖鎮定，而革命之精神，轉由此發揚不衰。一九〇〇年，各都會之印刷工人，煤汽工人，鐵路工人，紡織工人等，始相與聯合爲大團體。其次年，農人繼起仿之。又次年，大會於米蘭，議立所謂中央抵制部，以鞏其組合之勢力。而一九〇四年之全體同盟罷業，終於無效，組合之勢暫衰。後二年，再開大會於米蘭，諸勞動代表者，頗詆中央抵制部之保守無能，乃議取法國制，變易其組織；自是乃有勞工全體同盟之設，亦略稱C. G. T.。其代表此派思想者，以拉普略拉，勒奧尼二人爲首。從拉普略拉之說，則宜爲勞動組合，從資本家手中，賃借生產機關，以之爲公產，而分所獲於各工人。但此所云賃借，不能給與利息；至勞動者以何術而取得生產機關，拉普略拉不明言之，其意似亦悟暴力之必要。然亦做人妄用暴力，謂妄用暴力者，不能獲永久之變革。顧勞動者自憑經驗，知在資本制度之今日，賃借一說，萬不能行，故漸去拉普略拉，而歸心於法國之索列爾。

又有說者，新組合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目的方法不同；後者意在以有生產手段之社會，支配社會；而前者則欲以自治之勞動組合體支配之。又各派社會主義，皆不仇視資本家，謂此乃當世經濟制度使然，非個人之罪。新組合主義，則併個人而疾惡之；儲者與受儲者之間，常爭鬪不絕；其所以採用同盟罷業或同盟妨業者，匪但願否勞動之謂，又所以暫時停止生產，而裸露資本家之本來無能也。

新舊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大抵由治學之士，心造而口釋之；獨新組合主義不然，但由多數勞動者，奉一信條，徬徨冥索，終至自然發育，獲得有體系之理論於其間者也。始對新組合主義，賦以明確之概念者，推法人索列爾。其所著勞動組合之將來，以一八九八年出版；其開端曰：『未來之社會主義，當求諸自治制勞動組合之發達。』其後一九一二年，又著暴力論，所謂新組合主義，益褻然具有科學組織矣。

新組合主義，所以獨盛於法義等國者，是蓋有故：法國小資本家爲多，其經濟基

礎，本立於個人主義之上；其勞動者，久遭虐待，而怨望之餘，頓悟生產能力，究在勞動者之手，以爲苟逐去主人，而博得自由者，即將如農夫之自耕而食不患不足；因是乃有自管產業之觀念也。若夫英、美、德諸國之勞動者，皆從事於大規模之產業，故不至有此想。凡新組合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發生之區，必其社會經濟之組織，尚屬幼稚；此亦理所易覩者。一九〇七年，萬國社會黨大會於德國之司茲特額爾，德代表列勤言：『使法蘭西而有具備實力之勞動組合，則其全體同盟罷業及同盟妨業之議論，必立見消滅。』又德人韋利金亦言：『法國勞動組合所以信恃暴力者，其組合殆無基本金，罷業不能持久，故寧採用迅速之行動；即英國昔年初有勞動組合之際，亦嘗如此也。』惟戎巴德之言異是，彼謂：『惟文化高度之國，乃能有此主義發達；其民衆感覺遲鈍，而偏具藝術性質，嫌厭日日不變之事務，恆對中產階級之理想，以俗物視之；此乃所謂社會遊民也；能創始新組合主義者，惟此種國民耳。』其說如此，然當知法國之新組合主義，固導自無政府主義；其有獲於所謂

社會遊民者固多，但是中亦有勞動組合自身發展之理想，與之結合，不可忘也。

邊梯之社會主義

昔 塵 著

非馬克思派之社會主義

茲所謂非馬克思派之社會主義者，若洛褒德烏文 (Robert Owen)，聖西門 (St. Simon) 等之空想派社會主義，巴枯寧，克魯泡特金之無治主義，羅素稱爲『市場無治主義』之工團主義，及最近勃興於英國之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皆包含於其中。此等非馬克思派中，惟一九一三年時烏拉治 (Orage)，柯爾 (Coal)，羅素 (Russell)，邊梯 (Arthur Penty) 等所唱之基爾特社會主義，爲能綜合

一切非馬克思派之所長。此彼等所自信者也。

今試舉此等非馬克思派之要點，以明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否果能綜合各派之所長，是否足爲改造社會最良之思想最良之手段。題曰邊梯之社會主義者，不過示篇中論基爾特時，乃以邊梯氏之藝術化宗教化爲中心而已。

無治主義與基爾特

無治主義以性善爲前提，以爲人類苟自政府道德宗教而得解放時，其本能自必可以爲善。在無治主義之社會，勞動亦不待強迫，各任其意之所欲，而無代價；或耕耨於田園，或服勞於工廠；其視田園工廠，與快樂之遊戲場無異；無論何人，皆不以爲苦而以爲樂。此無治主義之說也。

使此種社會果能實現，誠爲至完美之社會。然人類由現今之政府道德宗教而解放時，果能卽成爲如此之聖人乎？此則吾人所不能無疑者也。克魯泡特金謂惡

者自能畏社會之輿論而不敢爲惡。夫社會而欲使惡人畏，殆非有私刑不可；容許私刑之社會，其結果必至成爲弱肉強食之社會，而發生惡人掌握權力之專制，又安能期其完美乎？

基爾特社會主義，取無治主義個人自由之長，而承認不干涉產業自治之國家，以矯其所短。如羅素之主張，甚與無治主義相近。然羅氏仍認有國家之必要，但在社會主義之時代，其爲國家中心者，皆屬寬大之人物，雖與之意見相反者，亦決不加以迫害。蓋今日掌握權力之人物，所以蹂躪個人自由者，皆由其人格卑劣之故。是故國家之權力，不可不加以限制；而其道先自不干涉產業之方面始，卽爲多數可決之法律，亦必先從小部分試行，必見其無人反對，而後方推行於社會全部。又創設閒俸 (Vagabondwage)，凡不事事而閒游者，不給以奢侈品，而仍給以生活必需品。享此閒俸者，其一爲身有疾病之人，其一爲專耽研究學術哲理藝術之人。前者因其不能服勞，不得不許其閒游；後者則因其能以才能貢獻於學術藝術，有

益於社會，故均不可不以生活必需品供給之。

故羅素不主性善說，而以性惡爲應有之事。嘗謂爲理想社會實現之障害者，第一爲身體上之害惡，如死，苦痛，生活之困難等；第二爲性格之害惡，如無智，意志之薄弱，激怒之情等；第三爲權力之害惡，即對於個人團體及其他之干涉。欲除此三種害惡，第一以科學，第二以教育，第三以社會經濟組織之改善。教育宜強迫至十六歲，迨二十一歲始許自由。如是乃可抑壓其佔領衝動，而使之向創造衝動。蓋一切弊害，皆以佔領慾爲其原因，故其目的，在首除佔領慾。其說自較無治主義爲易行。

空想派與基爾特

空想派之社會主義，誠如柯爾之言，所謂理解正當而手段錯誤者也。安格斯攻擊空想派曰：「彼等以爲能發見真理宣傳真理，即可使理想社會實現，使彼等生

於五百年前，則在五百年前，社會主義之理想，或可實現。』然此種非難，在今日社會主義理想將近實現之時代，不復有何等之意味。空想派固缺乏唯物史觀，而在今日唯物史已將告終之時代，又何所窒礙乎？然則空想派在現代之缺陷何在？曰：是在僅僅熱中於描寫理想社會，創造模範村，而缺具體的手段。蓋描寫理想社會者，乃文學的而非科學的；故實際上遂有種種之缺點。其所以招攻擊，與宗教之爲極樂而招攻擊者，正復相同。然欲使普通人理解社會主義，烏託邦在所必要，猶之欲使普通人理解宗教，極樂亦所必要也。

要而言之，理想的宗教的烏託邦之復活，實爲倦於馬克思派之現代人所希望；基爾特社會主義，即應此要求而見稱於世者也。空想派爲馬克思派之前派，基爾特乃馬克思派之後派；此其所以有新理想主義之社會主義之稱也。故能矯正空想派而補其非科學的之缺陷者，實推基爾特社會主義。至於工團主義，因憤慨於馬克思派之以議會爲根據，不免墮於妥協；遂主張藉直接行動與革命手段，以求

實現空想派之理想。故空想派及無政府主義所有之缺陷，仍不能免也。

邊梯之社會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之所以異於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派以消費爲主，而基爾特則以生產爲主，馬克思派爲物質的，而基爾特則兼爲精神的理想的，馬克思派惟在除貧乏，而基爾特則尤在脫勞動者於奴隸之境遇也。蓋基爾特社會主義，實位於工團主義與社會主義之中間。其理想之實現，在使國家買收產業，而委任於勞動組合。至若何產出，則一任諸組合，而不加以干涉；政府但命以應當產出之定限而已。組合之上，更有中央組合，凡生產消費之關係，悉由中央組合之委員與國會之委員協定之。關於此等組織之事，具詳烏拉治與柯爾之著述中。茲僅介紹其第一義之根本思想如左。

就根本思想方面言，最徹底者，當推邊梯，邊梯謂馬克思社會主義，係第二義的；

故成爲妥協的，而終至墮落於改良主義。邊氏對於馬克思主義最所反對者，即馬克思派以勞動者爲機器之奴隸，主張減少勞動時間而增多游惰時間一事；故其主張，在破壞爲現在大機器工業基礎之分業制度。以爲勞動者因受大機器之束縛，遂不能加創意於勞動，而化勞動爲藝術；故勞動者之對於勞動，咸抱不愉快之感。勞動既不愉快，則在休息時間，自然發生反動，以至沈湎酒色，紊亂社會之秩序。苟欲求社會之進步發達，必當減少休息時間，使人人常從事於勞動，而視勞動爲愉快。此邊氏之本旨也。

主張化勞動爲藝術者，始於維廉莫里斯；故邊氏此說，實有所師承。莫里斯之言曰：苟能以美術的裝飾，施諸工藝品，則不難化工業爲藝術與快樂。如從事於農業及漁業者，苟本諸宗教上禮拜祈禱之心，則必不以爲苦而以爲樂。即其他工藝品，倘其目的，不在售賣而在自由，則工作之時，必覺非常愉快。此蓋以人爲市場之主人。中古職工之氣質，莫不如是，非若現在之市場以人爲奴隸也。

邊悌氏既主張返現今之產業狀態爲中古之產業狀態，故又以爲宜於工作之暇，建築公共之大寺院，而視爲無上之快樂。其言曰：沈溺於物質之現代人，爲保護物質而造大軍艦，吾人則以爲不可不造大寺院以保護精神也。

要之邊悌氏之主張，在引導從事於產業者之精神，咸覺工作爲快樂，而趨於超越一切利害之精神狀態。因此之故，邊氏又力主宗教之必要，以爲不可不恢復中古時代之宗教精神。試更舉其說於下。

恢復宗教的精神之必要

邊氏之言曰：今日社會主義之多數，深信經濟方面一經改善，則精神方面亦必隨之而改善；故亟亟求基爾特組織之恢復，以除去經濟上之不安定；此大謬也。蓋社會問題，雖純基於經濟上之原因，但僅僅變化經濟組織，不必即可望精神方面之變化。誠以吾人係習慣之動物，其原因雖已除去，而物質的習慣，仍復留存。故非

從精神物質兩方面，解決社會問題，必致發生反動；而已解決之一方，終將爲未解決之一方所破壞。今日復活之宗教精神，非由經濟組織之變化，爲之支持，決不能永久繼續；而經濟組織之變化，非由精神之變化，爲之支持，亦決不能永久繼續。若精神未嘗變化，而僅復基爾特組織，則決不能齎幸福於社會；且將因競爭團體之多，墮落於物質方面，而發生可恐之結果。苟不先行精神上之變化，則人性偏於利己，社會縱如何改造，而弱者終不能免強者之凌虐。故非藉宗教精神之復活，以變化人類之精神，則經濟變化，對於社會改良，必無若何之效果。米阿士嘗言：人類不能直接結合，乃爲事物爲共同價值爲共同目的而結合。然而社會主義者之唯物哲學，僅知顛覆現在組織，而缺結合之力；故顛覆之後，必因缺乏共同目的之故，而終於分裂。此唯物的組織，必不可避之命運也。

吾人雖去中世紀已遠，然不可不理解中世紀之宗教。此時代之宗教，非僅若彼不得正當理解而抱偏僻者之信仰，離現世而遠生命也；乃共同目的之藝術政治

事業等之源泉及指導，亦爲結合國王農夫職工牧師等使之同情理解之教育。此種教育，非如現代之教育，專以書籍爲主，而立障壁於智愚賢不肖之間；實具有結合一切人類之能力，無論何人，皆由宗教的傳說而得靈感。現今之教育，萬不足與之相比也。

邊悌之言，具如上述。至於基爾特社會主義之改造思想及手段，當另爲文論之，茲姑從略。

韋勃和法屏社會主義

昔 塵 著

一八八〇年，是英國社會主義中興時代。產生黎嘉圖派社會主義家（Richard-ian Socialists）和洛褒德烏文（Robert Owen）的英國，從一八四八年教會派（Churchists）運動崩壞以後，社會主義運動，就此告終。（註一）這時的勢力和思想，要算個人主義全盛的時代。然而盛極必衰，剝極必復，社會主義的萌芽，也就發生在這個人主義全盛的時代，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的遺著自叙傳裏，講到向社會主義的改宗，正是這個萌芽。（註二）

這時代的傾向，是從個人主義變到集產主義。對於所有社會現象的思想，從以

個人爲基礎自由放任的思想，變到以社會爲主個人爲從的思想。不單是思想上的變化，便是實際上的現象，也可以看出從個人本位到社會本位的推移。韋勃（Sidney Webb）研究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四年的英國社會史，講到這時一般的傾向，說：『過去七十五年的變遷，是從經濟的政治的個人主義，向社會集產主義的組織，發達上去。他的運動，以非常的速度，從世界的此端傳到彼端。』（S. Webb: *Towards Social Democracy*）。

社會主義運動的發生，便在一八八〇年。亨利喬治（H. George）的名著進步與貧困，做這運動的爆發線，也是喬治所意想不到的。這時代的青年，因爲這書用樂觀的調子和適用黎嘉圖的地租法則等，非常之企慕喬治。他們立了一個會，專事宣傳喬治的學說；因此竟漸漸進化到社會主義。當時的英國，正值社會問題告急的時代。格蘭斯頓對於社會問題，沒有什麼施設。哈英曼、白勞斯、蒂勒諸人，因此就在一八八一年，設立『民主主義底同盟』（Democratic Federation）。這團

體起初便奉社會主義，到一八八三年九月，改稱『社會民主主義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益加努力於社會主義之宣傳。韋勃批評這團體，說：『社會主義能廣傳於英國，確是靠這團體裏起初各指導人的勇敢努力。』這社會民主主義同盟，是中產階級有識的人士所組織的團體，而主張工錢勞動者階級的社會主義。他們一面推舉候選人，到政界裏去活動，一面發刊正義(Justice)週報，用言論來鼓吹。他們的主義，在經濟學上是贊成馬克思的學說；在政治方面，主張集產主義的政策；攻擊勞動組合領袖的保守主義；攻擊專為資本家貴族主義利益之主戰的政策。最重要的會員，就是哈英曼；此外如安妮比娣夫人，哈佛褒勞斯等，也很有力。

『社會主義者同盟』(Socialist League)，是維廉莫理斯(William Morris)所創的社會主義團體。莫理斯本來是社會民主主義同盟的會員，因為個人的理由，退出該同盟，從新組織這個社會主義者同盟。這兩個同盟，主義不同。社會主義

者同盟，關於生產手段的管理，雖然也承認集產主義的原則；但是主張他的管理，應該依自由的自治體施行。這一點可說他們有向無治主義的傾向。因為這樣反對集權的行政，所以他們的社會主義，有完全非實際的傾向，目的單在教化，單著空想的 (Utopian) 性質。他們的機關報公共幸福 (Common Felicity) 週刊，同正義比較，可實行的頗少；但文學的色彩，却非常豐富。莫理斯本是有名的詩人和藝術家；還有一個貝爾福拔克司摩，對於會務，也非常盡力。

此外尚有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的團體，也是這時候社會主義團體之一。但是對於英國社會主義加以最有力的刺戟的，第一要算法屏協會。

法屏協會 (Fabian Society) 思想的背景，是亨利喬治和奧勾斯孔德。但直接原因，却不是這二人。法屏協會創立人之一愛德華庇斯 (Edward R. Pease) 在所著法屏協會史 (The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上，記這協會的緣起：當一八八三年秋，湯麥戴弼孫，到倫敦漫遊，他的友人弗蘭坡麥，邀了幾個同志，開

一小小的會；特請戴弼孫講他所抱的精神主義。他們便從這精神上的研究，討論到亨利喬治的學說。當時有一個青年，叫做潘華邱白的，非常信仰戴弼孫；他們爲研究會議上種種問題的目的，組織一個研究會，從是年十月二十四日，每隔一星期在庇斯家裏開會。這便是法屏協會的胚胎。他們的旨趣，是主張唯一的精神主義，而反對物質主義。觀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決議，便可以曉得他們對於社會問題的態度。這決議文如下：

本協會會員，深悉競爭制度，是以多數者的苦痛保少數者的幸福安樂的制度；所以我們確信社會應該改造成可以確保公共的幸福安寧方好。

然而這還不是法屏協會。法屏協會的成立，是在一八八四年一月四日；創立的人，便是愛德華庇斯。這協會的目的，在於改造以競爭制度爲基礎的社會。但是用『社會主義』的名詞，是從是年三月二十一日迦祿林哈頓的講演爲始。講演的題目，叫做兩種的社會主義，用法屏社會主義同社會民主主義同盟的社會主義

做比較。這是很可注意的一事。

韋勃於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日，第一次在法屏協會講演。就在是年五月，和他的同僚薛特尼奧里巴當選為會員。而蕭伯訥的入會，也是在是年一月二日，比韋勃早四個月。法屏協會，因這兩人的入會，添了不少的生氣，韋勃的學識，實在可以算得協會裏特出的一人。他從實際上的見地，發表種種的研究。他不但可以代表法屏協會的思想，並且可以代表一九一〇年以前勞動黨議會主義漸就失敗時候的英國社會主義。從馬克思著資本論直到他臨終的時候，英國人受馬克思思想的影響的，非常少數。哈因曼一派的社會民主主義，雖奉馬克思主義，却沒有什麼大勢力。維廉莫理斯的社會主義者同盟，帶有復古的色彩，也沒有什麼大影響。這實在因為英國人素來尊重實利主義的緣故。法屏協會的主張，是漸進的社會主義；是像法比斯與漢尼倍爾相戰的樣子隱忍自重以待時機的主義。（註三）重實利的英國人，祇有這種思想，可以鼓動他；法屏協會所以為勞動黨之智識的源泉，

就是在此。

庇斯推尊韋勃，說他是馬克思的後繼者。這話確否姑且不說。但是英國社會主義思想，從一八八〇年復興期到最近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復興，韋勃的思想，確有極大的勢力。

韋勃以一八五九年生於倫敦；年長以後，就學於瑞士和德意志。一八七八年歸國，在陸軍部供職，轉到財政部殖民地部；一八八一年，退出政界。其後就學於倫敦大學。一八八五年為律師；又任倫敦大學經濟學教授。從此以後，他就捨棄斯賓塞派的個人主義，接近於社會主義；入法屏協會。一九〇〇年後，任改造後倫敦大學經理員之一，又為該大學經濟學及政治學研究科的科長。一九〇二年，當選為倫敦府會議員，任府署專門教育局長；現在仍舊供職。

以上是韋勃的略史，下面再述他所懷抱的思想。

說起韋勃，便聯想到法屏協會。韋勃和法屏協會，實在是分拆不開的。看下面法

屏協會宣言的一節，就可以曉得韋勃思想的要領：

『法屏協會，是社會主義者所創立。所以協會的目的，在改造社會，使土地及產業資本，從個人的及階級的私有解放；爲了公共的利益，把這些作爲社會之所有，主張一國裏自然的或人工獲得的利益，應該平均分給人民全體。』

『所以協會盡力於土地私有制度之廢止；以及出地租的土地使用，優良土地的代價之個人的收用，都要使他廢止。』

『協會更主張將一切產業資本，凡可以由社會便宜處理的，都歸社會所管。因爲那所有階級的富，都是從過去的生產手段，產業發明的獨占及餘剩所得的資本化得來的；他們既富，勞動者便不得不爲了生計隸屬於他們。』

『實行此等計畫，應該沒有賠償。地租和利息，應該作爲勞動的報酬。靠他人的勞動而生活的遊食階級，當然要消滅。實際的機會均等，依經濟的勢力之自然的行動而維持；干涉個人自由的事情，比在現在社會制度裏少得許多。』

(Webb : Socialism in England)

再借韋勃的話，來對答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的問題：所謂社會主義者，不是空想的，也不是非常強暴的革命方法。社會主義的思想，是依經濟學，倫理學，政治學上的思想變化而成的。社會主義者和個人主義者根本的差異，關係於社會組織的基本原理。社會學在過去一世紀的貢獻，使社會研究的出發點，視社會比個人重。社會主義，就是這個發展和當時產業進化的產物。社會主義，主張在經濟的方面，用集產的法子，管理地租和利息；單把對於肉體或精神勞動的俸給，歸個人的管理。在政治的方面，把富之生產的主要手段，歸於集產的行政；在倫理的方面，要使人確切認識對於勞動之共同的義務，個人的目的，應該服從於共同的善。更用別的話來表明，就是社會主義的中心思想，無論產業的事項，政治的事項，都要組織在民主的基礎之上；那對於他人生活之個人的分配，是由土地和產業資本的私有所造成的，應該廢止，用社會之集合的自治來替代。社會主義的運動，現在雖然

在知識界政治界很有勢力；但這是十九世紀史之實證的結果，纔有此主張；過去百年間變遷的潮流，就在經濟思想及政治思想的變化；而私有土地及資本之個人的勢力，也跟着變為全體國民之團體的決定。社會主義者，徵於過去的經驗，要求把代表的民主主義適用於勞動者生活之一切產業的條件。

韋勃的主張，是以集產主義為基礎之民主的國家。關於經濟的方面，韋勃在他的大著產業民主主義 (Industrial Democracy) 裏，論集產主義的作用，分為三部分：一，決定關於什麼應該生產的問題。就是那一種財及勤勞應該由消費者供給的問題。二，生產的方法，材料的採用，方法的選擇，勞動者的選擇等問題。三，勞動的條件；就是勞動場所的溫度，空氣，衛生設備，勞動的強度，繼續時間，報酬等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有決定權的，就是消費者。因為要對於社會獲得最大的滿足，所以消費者的必要和欲望，不得不為決定生產物的主要原因。要充足消費者的欲望，還是用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用消費者任意團結的消費組合呢？或者還是

用人民的結合即都市或國家的企業呢？這是很大的問題。但總之在以十分滿足欲望爲目的之時，無論在集產主義制下，在資本主義制下，勞動者總沒有生產物的決定權。因爲勞動者對於消費者的欲求，沒有什麼知識，而且對於需要的變化有偏見的緣故。

勞動者關於第二問題，即生產材料和生產方法，也是有偏見的。他們往往相信自己所習的生產方法，最好沒有，此外都一概反對。而且以爲生產機器的新發明，很可以危及勞動者的地位。勞動組合，常常反對採用新機器；勞動者常常對於新機器和新生產方法，表示敵意。所以勞動者如果有了生產方法的選擇權，一定要阻礙生產技術的進步。因此不如使沒有什麼偏見的消費者，管決定生產方法的事。

但是講到第三個問題即勞動條件的問題，同上面的兩個問題，自然大異。關於勞動條件——即勞動時間，工場之衛生設備等的知識和經驗，再沒有比勞動者

自己更深切的了。在資本主義制度裏邊的企業家，在集產主義制度裏邊的事務員，都不能真確理解勞動者，因為他們祇顧着經費的節減和能率的增進。至於消費者方面，也祇曉得歡迎物價的低廉，此外便一概不管。所以這些人對於從業勞動者的勞動條件，都沒有好好地考察。然而在民主的集產主義國家，國民生產標準的向上，實在是最大的問題。況且勞動者階級，占人民全體五分之四，他們的生括狀態，自然應該非常之注意。所以勞動條件的決定，當然應該歸從業勞動者掌握。照這麼說，在集產主義國家實現之後，勞動組合，仍舊有存在的理由。組合的任務，就在利用生產者的團結力，使輿論服從他們的要求；對於官僚主義的抑壓，用各種手段，保護他們的利益。所以勞動組合，不但是資本主義制度裏邊的必要機關，他們實在永久負有這種任務。總而言之，在民主的集產主義國家，各人常常把肉體的或精神的勤勞，供獻於他人。但是各人都是選舉人；同別的同胞一樣，都予以主張他們個人的利益。

那麼，這集產主義，能不能同個人的自由一致呢？韋勃答復這問題之前，先問什麼叫做自由。如果說自由是各人各有其主，各人依其本能的命令，隨意行動，這便同德謨克拉西，同不論什麼的政治，產業，同文明的本體，都不能並立。至於特殊的個人或階級所稱爲契約之自由，結社之自由，企業之自由，都不過是有使用權力機會的自由，就是強制無權力階級使承認其條件的自由。這種個人的自由，存在由不平等的單位而成立之社會的，同強制沒有什麼分別，斷不能算做真的自由。真的自由，不是自然的或本元的權利，實際上像使個人的能力最大發展一樣，正是社會生存的條件。這種自由，不但可以同德謨克拉西並立，並且德謨克拉西，正是確保這種大量的自由的唯一之道。生產手段的私有，產業的分配，完全歸資本階級掌握，這便是企業之自由；確是很可以發揚企業的能力。自由權力的行使，對於有這權力人的性格，也有很多的影響。但是從真愛自由的人看起來，這種專制主義，貴族主義，金權主義，有一個最重要的缺點；就是多數人能力發展的機會，

都被限制了。這種主義盛行，多數者便都成貧困；於是人人把所有的時間和力，都永遠用在對於個人利益的鬭爭——對於貧困的鬭爭；再沒有機會可以充分發展他們友愛的，知的，藝術的，宗教的能力了。勞動的條件，使他們有充分的食物，教育，閒暇，大多數的人，纔可感着對於友情和家族的愛，充足知識藝術的本能。離開了個人的利害，個人的關係，把所餘的閒暇和思想，去滿充同胞的必要和 demand；這就是民主主義的特徵。在文明進步的世界，不論何人，沒有自己做主的事情；個人既然失却生涯的管理，那個人所做不到的，都用團體的集合力去做。

以上便是韋勃所主張的集產主義的國家。但這是近代社會史的產物，也是思想變遷的結果。他是從消費者的地位去看社會，不是從生產者的地位去看社會。他這種思想，是受教於英國社會史的。請看從基爾特制度的生產者團結，變到都市社會主義和消費組合運動，分明是從生產本位社會制度到消費者本位社會制度的變遷。這個社會的傾向，就是韋勃的社會主義。所以韋勃的社會主義，可以

說是消費者的社會主義。

這消費者本位的集產主義，影響所及，便有一八九三年哈提氏「獨立社會黨」的組織，一八八九年船渠罷工後勞動組合的社會主義化，一八九九年勞動組合會議的決議，一九〇〇年英國勞動黨的組織。到一九一〇年勞動不安的時候，集產主義的勢力，非常隆盛。然而這英國勞動黨所持議會主義的集產主義，終不能得到使勞動者階級滿足的結果。勞動者因此不得不求更新的指導的精神；這要求而起的，便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本篇的範圍，以法屏社會主義為限；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內容，等換一個題目再說罷。

(註一) 黎嘉圖派社會主義，十九世紀初發生於英國。這派社會主義家，是以黎嘉圖的經濟學為基礎，建立他們的社會學說。羅文頓 (Esther Loventhall) 在所著 “The Ricardian Socialists”

中，舉出維廉湯姆遜，約翰葛雷，湯麥霍第司根，約翰弗蘭克斯勃雷四人。維廉湯姆遜，是馬克思的先鋒；馬克思依他的名著富之分配（一八二四年出版），樹立大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說。

(註二) 說穆勒是社會主義者，(這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以前的意義) 可觀韋斯德 (Julius West) 的穆勒傳 (John Stuart Mill)。

(註三) 法比斯 (Fabius) 是羅馬的名將，同敵將漢尼倍爾 (Hannibal) 相戰，專用以逸待勞之法；因此戰勝阿雷法協會的會名，就從法比斯而來，因為他們主張用法比斯待敵法的緣故。

拉薩而與社會民治主義

楊蔭樾著

拉薩而，斐蝶南，以一八二五年生於德國之勃萊斯勞。少好讀書，肄業於勃萊斯勞與柏林兩大學校，攻語言學與哲學。聰敏過人，有神童之目。嘗著海拉克里德之哲學，闡發精詳，為哲學界傑作；一時名宿，無不傾倒。又著取得權之制度，法學大家沙維尼氏，稱為十六世紀以來最佳之著作。拉薩而之學問，於此可見一斑。

德國有某伯爵夫人者，遭其夫某伯爵之虐待，以致反目；伯爵饒於財，而奢淫無度，其夫人則貧無立錐，夫人乃陳訴於法庭，要求離婚，並由伯爵給以贍養之費；而訟久不得直，時人皆為夫人抱不平。拉薩而聞之，慨然仗義，為夫人主訟事，互八年

之久，始大獲勝利；夫人感拉氏之高義，終身犧牲於社會改革之事業，爲拉氏之同志。時人皆以拉氏爲有古尚俠之風焉。

一八六二年，拉氏始活動於勞工界。其時德國之勞動家，素以馴良稱於世；世人以爲英法等國，皆有工黨之組織，惟德國工人，黏液性成，永無警覺之希望。然此黏液性的德國工人，卒以拉氏之提撕警覺，一躍而爲世界勞工運動之前驅。近世勞工之解放，德國之社會民治主義，與有功焉。而追維原始，皆拉氏鼓吹之力也。

以社會主義的學說而論，德國社會主義巨子，如勞倍德氏，馬克思氏，著書立說，揮發詳盡；後起者雖淵博如拉氏，而於理論一方面，不能有所增益也。然勞倍德氏馬克思氏之學說，文字艱深，陳義精密，雖具有普通教育之人，讀其書，未必盡曉其意，彼不學之工人，更勿論矣；拉氏之有功於社會主義，不在創立學說，而在能以已創之學說，紹介之於一般無知之勞動家。故拉氏爲歷史上重要人物，其功不在馬克思之下也。

拉氏之辯才之人品，莫不爲人所崇拜；然其所以能使社會主義普及於勞工界者，尤以能體會工人之心理，曉之以淺顯暢達之理論，激之以驚心動魄之雋語。嘗謂工人曰：『汝輩安分樂業，卽自取滅亡之道。』又曰：『凡人餓死，有兩種餓死之方法：其一，絕食數日，忽然倒斃；然此類餓死之人不常有。其一，每日所食，常不能飽，所用之精力，常過於所得之滋養，於是壽命應至七十八十者，至三四十死矣；形式上雖非餓死，實際與活至三四十歲，忽然絕食倒斃者，無以異也。』其時各國，已皆有人口生死之統計；拉氏乃告工人，凡貧苦之勞動家，其平均壽命，較富人爲短促，事實俱在，足徵餓死之說，非屬臆斷。試問貧苦無告之工人，聞此驚心動魄之言，安能無動於中？貧生惡死，人之常情，苟有能免我於死者，雖棄室家，觸法紀，亦將從之矣。

一八六三年之五月，拉氏與少數工界要人，組織『德意志全國工人會』於黎百雪城；此實德國社會民治黨之胚胎也。該會成立之時，會員無幾，所宣宗旨，亦甚

和平；但謂欲求社會中各級人民爭端之消弭，必先使國會中有工黨之代表；故該會以提倡普及選舉，使工黨參預政權爲宗旨。其時俾士麥居相位，中央權力正在全盛之時；故工黨運動之表示於人民者，不能逾此。然該會之真宗旨，正不在取得政權而已，實欲藉政權以助成社會革命。此真宗旨，雖未露布，而不數年間，已爲國人所公認矣。

拉氏倡廢除傭給之制，其理由以李楷圖氏之傭給公例爲基礎；大旨謂工資之漲落，雖無一定，然趨勢下向，恆以最低之點爲常度；此最低之點，卽工人僅敷存活之點也。李氏此例，拉氏稱之曰鐵石公例；欲求鐵石公例之無效，必先廢除傭給之制，而代以組合式的實業制度。（按組合式者，卽資本與勞動之共同組合，工人皆得分取贏利者是也。）其實行之法，當先由德國政府，貸款三百兆馬克，爲開辦之費。然廢除一國之傭給，爲何等重大之改革，豈區區三百兆馬克所能舉；故說者以爲拉氏此議，非出於誠意；殊不知拉氏用意，固別有所在也。

拉氏組合式實業之計畫，創自法國社會主義家白浪氏。白浪嘗倡議，政府貸巨款，興辦實業，不取利息，俾勞動家皆得享受贏利；同時私人資本之營業，不加禁制。惟政府所辦之實業，既無利息之開支，則私人資本之實業，受競爭之影響，必不能久存於社會。於是政府之資本，日漸擴充，私人資本，漸就消滅，終至實行社會主義而後已。此白浪氏之計畫也。拉氏三百兆馬克之計畫，即本此意；蓋欲以三百兆馬克爲改革之起點，俟政府允准之後，再作別種之要求。如廢除財產承繼，禁止私人資本之取利等等，皆爲三百兆馬克計畫實行後，適當之進行；初非謂三百兆馬克，即足以改革全國之社會也。

拉氏之計畫，未能實行；拉氏爲一婦人，與人決鬪而死；故拉氏之死，死於愛情，非爲社會主義而死也。然一般崇拜拉氏者，造作附會，皆以拉氏爲殉道而死；故拉氏死後之勢力，尤盛於生前。德國社會民治黨之組織，實在拉氏已死之後；然其潛勢之造成，皆拉氏一人之力也。

德相俾士麥，嘗於國會中演說，稱拉氏之爲人，其言如下：

『余晤拉薩而約三四次。吾二人之交誼，不涉於政治。以政治而論，拉氏不能有益於我也。拉氏才學勝人，性情和藹，余所相識，罕有能及之者。拉氏野心最大，且非共和性質的野心，其意見傾向於君主政體；而德意志帝國，是其目的物。此則與余相同之點也。然拉氏實爲大野心家，德意志帝國之結果，將以霍顯索倫爲皇室，抑以拉薩而爲皇室，實屬疑問。然拉氏之傾向於君主，固無疑也。……拉氏強毅敏捷，與之晤談，無不獲益。余嘗與談論，至數小時之久；至握別之時，終以不能多談爲恨。……余家居時，願得才學如拉氏者爲鄰，則幸甚矣。』

拉氏藉演說之力，鼓動下流社會，尤得力於李楷圖氏之鐵石公例。李氏之學說略如下：

凡貨物皆有常價與市價。常價者，貨物自然應值之價也；然市上買物者與賣物者，常因計算不能準確之故，或取價過昂，或取價過廉，此卽市價是也。凡貨物

之市價過昂，則獲利較豐，賣此貨者即日多，終至因競爭之影響，價復下落。凡貨物之市價過廉，則獲利不豐，賣此貨者日少，終至因缺貨之影響，價復上升。此物價以供求調劑之公例也。

人工亦貨物之一種，工資過厚，則人民之婚姻多，死亡少，工人之數日增，終至因競爭之影響，而工資復下落。工資過薄，則婚姻少，死亡多，工人之數日減，終至因勞工缺乏之影響，而工資復漲。

人工之常價，即僅敷工人存活之資是也；故每次工資下落之時，必降至不敷存活之數；然後工人因少生多死，日見其稀，而工資有重行上升之望。

英經濟學家密爾氏，探李氏之學說，復增廣其意義；其言略如下：

『勞動之常價，即僅敷存活之工資，今姑名之曰存活點。然存活點之高下，仍無一定。如現在一代之工人，因工資下落之故，使其兒女，感受凍餒；兒女長成，即為下一代之工人。此下一代之工人，因自幼習慣於凍餒之况味故，其所需存活

之資，或更視上代爲儉。則此下代之存活點，即較低於上代之存活點矣。徵諸吾英歷史，農人災祲之餘，每有生活程度，永久退步之事實。此非存活點下降之明徵乎？

拉氏利用以上學說，爲激動下流社會之利器。其意若曰：汝輩猶自以爲人類乎？自經濟學家視之，汝輩皆貨物也；貨物之多寡，可以人力操縱之；汝輩人數過多，則驅之殺之，如毒蟲猛獸；汝輩人數太少，則象之養之，如畜牛馬；汝輩生殺之權，操諸他人之手，猶欣欣然自以爲人類乎？

社會民主主義，即德國派之社會主義，西名 Social Democracy，猶言社會的德謨克拉西也。本篇材料，大半取諸美國伊黎氏所著之德法兩國之社會主義後半篇所述諸學說，原文艱深，略參以己意，務求淺顯，非由屢文譯出，閱者鑒諸。

基爾特社會主義原理

六 幾著

一

基爾特社會主義還在建設中，要想條分縷析地把他的計畫，主張詳為敘述出來，的確是不可能的事。不惟我們不能夠這樣敘述，連他們自己也不敢妄信基爾特社會將真實存在像他們的理想，並且也不相信對於將來的社會組織可以不從最普通的項目而預先規定。（註一）他們一面不承認他的主張不是一個理想，待修正的理想，一面又不承認他的主義已登峯造極，沒有絲毫缺點，可以對着各

別的民族都能够適用，所以不肯以一成不變的態度來發表他們的計畫與主張。但是自我們看來，他們固然不會指示走進基爾特社會的必由之路，却已經把幾條走進基爾特社會可能的路指示我們了。這個路不是踏實的路，只不過是『可能』罷了，所以他們絕不敢保險他們的主張為完全無誤。主張誠然不能够衡之萬世而皆準，施之四海而不背，而他的原理，幾個根本原理却是社會改造的惟一新方案，新理論，為我們所敢斷定。若使我們的產業組織，或者文化組織發達到某程度時候，基爾特社會主義將多處實現；不惟多處實現，恐怕他將成為體現最大多數的幸福，代表最大多數人類好的方面的一種民主主義思想的究極。

我這篇文字所說的，偏重理論方面。並且想劈開形成他理論的根據，像他和渦文之革命的社會主義，摩里斯之藝術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尤其講到代表基爾特社會主義原理，柯爾的社會論時候，本不應該拋却盧騷，柯亨（Cohen）的學說不提，但為着篇幅關係，都讓到別的地方說去。

基爾特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分派，由馬克思主義當中繼承了不少的好處，這是人人承認的。但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排斥唯物史觀却不遺餘力。他和馬克思主義區別的要點在是，他所以被稱爲新的社會主義者亦在是。不消說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他們不肯放鬆加以抨擊駁詰。甚至說他們不甚理解馬克思主義爲何物。他們對於這種批評毫不介意，而反對唯物史觀反益力。他們以爲唯物史觀是虛僞的，視生產方法爲支配人類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一切的原動力更是舛謬。馬克思利用階級鬭爭說以解釋社會歷史，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鬭爭史，其妄誕舛謬實無異利用結婚的歷史，否認一切嘉耦的存在。因爲這個結婚的歷史完全根據離婚法庭的記錄，而尤特別注意一切怨耦的緣故。（註二）我們不能承認這個結婚歷史爲正當，猶之乎不能承認唯物史觀不是片面而且附會

曲解的邪說。唯物史觀的誤謬，並不是在他的論列有何錯誤，乃在於他有所遺漏而不會論列。偏重物質要素，把精神要素忘了。若徒唯物史觀只是說明某種特殊時代的歷史而設，像希臘羅馬當衰亡時候，文化衰頹了，物質要素常佔重要的地位，確是切當。但是如果閉着眼睛說所有人類的歷史都是階級鬭爭的歷史，便是大錯而特錯。因為他太把中世紀事物的傾向看輕了。又因為馬克思不能預料此次的戰爭，致使他對於將來的預測，暴露破綻而莫由證實。他不能預料此次的戰爭，自然不能夠預料現制度將趨於終了。『反極』(Anti-climax)這又是他全部學說的致命傷。(註三)簡單說來，馬克思只看了人類社會之一面，以為他的發達是受唯自然的關係，唯必然的關係之支配，而沒却人類的意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異是：他以為社會的發達，若使他的必要程度沒有明白示定現不可行——這就是社會組織之物質的或者環境的基礎。而這個發達，非到人類意思造出足以適應這個必要的道路，仍不可行——這就是他的人類或者心理的基礎。(註四)

他們是以精神的和物質的確信反抗馬克思主義之物質的確信的。(註五)

我們在此地，用不着討論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根據的歷史觀和馬克思主義者所根據的歷史觀的優劣，我們是要闡明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不是置重鬪爭而是置重互助；不是倡導階級鬪爭，而是倡導社會連帶。他們所以排斥唯物史觀，因為他們重視人類的意思想，要求自由。

三

自由這個字也和民主主義一樣，同是極陳舊的名詞，但是自從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用過以來，却變成頂新。因為他們不單在政治，經濟的範圍內要求自由，而在人類的生活原理上要求自由。自由被許多的罪惡假借去，已經點染了不可拂拭的污垢，到了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手裏纔把他洗淨。羅素——不是臨別中國時的羅素，他在臨別中國時候，怕已經忘却自由是什麼東西了——在二十年前曾

做一篇文章叫做自由人的崇拜，表示藝術，哲學的全世界是由思想的自由發生出來。這種主張，現在的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仍是信仰不替。不過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說的自由係單純個人的。不像一般自由論者那樣，把自由分作兩種意義：一種是個人和個人關係的自由；一種是個人和國家關係的自由。他們以為若使各個人離開絕對的自由和無拘束，結果便不是自由而是專制。有名無實的自由，個人實際是沒有自由的，因為他沒有保證並沒有法子防衛他人的侵害。（註六）

有的自由都是個人的，自由在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個人的，離了個人便無自由可言，他們每這樣信認。譬如我們說自由的國家，或者自由的協會，這個自由屬於國家的所有組合員，說是這個組合員的自由。所以國家的自由，協會的自由，都不是國家協會自身的自由，祇是組合員的個人自由。偏把純然我的關係的自由，分作個人的自由與非個人的自由二種，是不可通的。我高興，不高興；願意，不願意；期望或恐怖；好意或壞意，只要不影響他人，不侵害自己的人格，我要這樣便可以這樣，

要那樣便可以那樣，純粹是我個人的關係。我今天要游山，明天要玩水，都是自己的自由。當表現自己和一般社會生活沒有關係時候，這個都是純粹個人關係的自由。但是人類不能離開社會過他個人的生活，那麼入了社會生活當中時候，自然不能夠隨便任性的自己過活。在這個場合，所謂社會的自由就發生出來。據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意見，以為個人總是普遍的，他的自身都有一個目的，無論誰人都不能站在這個個人之上施其權力的支配。但是個人自身固然都有他目的的王國，而個人行動却有共同的可能。譬如一輛電車由火車站向大馬路出發，乘坐的人固然有他的特殊目的，各為着特殊目的而乘坐電車。即其思想也不能盡同，有的主張社會主義，有的是資本主義，有的詩人，有的是流氓，不一而足。但是他們坐電車的目的，或者說乘坐電車的行動總是一致。（這個比譬本不甚切，但為着說明便利，隨使用他。）因為有了共通的目的，所以有共通的行動，有了共通的行動，所以有共通的職能。有了共通的職能，他的自由便受了限制。所以柯爾說：

「在職能制度底下，各個人是許多團體的分子，各個團體對於個人只有一種限制的請求——受他社會職能的限制。」（註七）他們應用這種原理，是很容易調和個人的自由和大眾的秩序的。不唯調和，而且還調和得很好的。

四

以上所說是他們最根本原理——自由的大概，現在再進而討論他所謂自由之必為個人，與所以應用此自由論者，究是何若。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社會論或者自由論的根底，一言以蔽之，實置之於個人意志的尊重上。他們當表明這個根底時候，每用『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 或『完全參與』(Full participation) 二語。所謂自我表現是把自己的所有沒有遺憾的表現出來；所謂完全參與是說個人可以盡量參與社會或者團體的事物。資本家拿貨銀買却勞動者的勞動力，使得他們受機械般的待遇，做機械般

的工作，他們個人的趣味，要求，早已一網打盡，這就是破壞他們的『自我表現』。在別一方面說，資本家藉着貨銀制度，掠奪勞動者所生產的賸餘價值，勞動者只爲着貨銀而工作，關於生產成果毫無參與權利，在現時經濟組織底下，勞動者的『完全參與』是被掠奪被破壞去的。何培遜（Hobson）說過：『貨銀制度包含兩種錯誤的假定：（一）勞動是純粹而又簡單的商品；（二）勞動的賣主把他賣去，對於生產的結果就沒有經濟上和社會上何等要求的權利。』（註八）換一句話說，就是前者沒有『自我表現』；後者沒有『完全參與』。但是分開來說固是沒有『自我表現』或者『完全參與』，歸根結底還祇是不尊重『意志』。基爾特社會主義以爲正常理解人類社會的方法，並不是『力』，也不是『法』，而是意志。這種方法在盧騷的民約論當中已經完全表現過了。（註九）所不同的，只是他們不承認國家或者全社會有自己充足的自體意志，所有意志只限於個人。如果沒有真實存在的意志，這個意志就是此等團體分子的個人的人類意志，我們

絕不能說這是國家的願望，那是社會的意志，或者教會的目的是如此如此。嚴密的說：像社會或者社會的意志，都是不能存在，所能存在的只是他的分子的共動意志（Coöperating will）（註十）唯有個人意志是真實意志，亦唯有個人意志是國家社會的真實基礎。國家社會離了個人意志就沒有意義了。從前的社會論者把這個忘了，所以他的社會論是站着力和法的強制上面，違反個人意志，成爲謬說。能够負擔價值的只有個人，社會國家他是無力負擔價值的。若使看他能够負擔獨立的價值，自也不過在他底下個人負擔價值的共動總和。社會是置着個人的基礎上，在着個人，爲着個人而存在，並不能超越組織他的個人意志（註十二）

從這個真實存在的個人意志出發的社會觀是多元的。他們以爲社會是非常複雜的，個人離了家庭，進入社會，一定要和社會關係上的種種形式相結合。個人是國家的國民，又是其他許多政治的自治團體的市民；是工場的職工，又是教會的會員，政黨的黨員，交際團體的團員；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因爲目的的不同，所

結合的形式自異，在互異的結合形式當中，一個人所負的職能自也殊別。他們根據了這種情形，作成原理，叫做『職能的原理』(Principle of function)。但是所謂職能是什麼呢？答案：職能是以目的或者『目的的羣』為基礎。職能只基於目的之上。(註十三)人們以他的一種目的就可以形成一種羣體，有許多目的就可以形成許多的羣體。羣體是人類以他的共通目的，為着共動而形成的社會形式。所以他們說羣體必要具備兩種要素：(一)共通的目的或者目的的羣；(二)到了某種程度得受共通行動的支配。(註十三)由此看來，他們所謂的羣體實是他們社會論的重要形式；而形成羣體的條件為職能，職能又立於個人的目的上面，是他們的社會觀仍不脫以個人為本位的色彩。

五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在這個個人本位的假定上作成他的社會觀國家觀，一半

固發自他們的歷史根據，一半却出自他們的信念。他們確信他們的理想絕不是實際的烏託邦，以爲他們的理想，他們的基本假定，確實可以推行，並可以給與社會問題以正常的解決。他們握有極可尊貴，極可依賴的論據；深信社會必須利用職能原理，必使各個羣體的自治力可以普遍一切，才能够喚起他的分子的最好性質，或予分子以個人的和社會的自我表現的機緣；亦唯此種組織才是真正民主主義的示現。因爲他們所假定的社會價值乃人類的價值，不單於政治方面求民主主義的真正實現，而是想把政治方面已經應用了的民主主義原理再應用到產業以至社會方面。而且他們視社會爲無數組織的團體的混和，而此種團體又由他的分子的意志結合起來，這個團體又以分子的安寧作他的目的。他們所以爲此，實出於他們的自己信念。社會的安寧，並不是政府取得被治者的忍受或者默許，可以濟事。實在於政府當以最大的機緣給與各個人民，使各個人民得實行運用此種權利。（註十四）但是就現在的國家，所謂民主的國家說來，國家仍是

資本主義之一種政治的表現。在國內，他是壓迫無產階級的大本營，在國外，他又
是侵略的機關。所謂國家的確是自由的破壞者而非其所有者。基爾特社會主義
者首先加以掙擊改造的就是這種假民主的國家。他們以為現在的民主主義論
者大部分仍是『承諾的意識』(Consciousness of consent)之一種。他所賦與
一個平民的不過一種擇選他的治者的特權——這個特權在實用上，大部分還
是虛妄——並不會使得他自己治理，或與以治理的機緣。而且如此的民主主義
只可想像於狹小的『政治的』意義中，只可應用於特殊的範圍內，就是『政治』而
非可以想像於廣大的意義，說他可以應用到人類的一切團結或聯合的運動。他
們——理論的民主主義者——不顧社會動作之在非政治範圍中之非民主主
義的組織與習俗所產生的結果，不唯不顧他的效果足以影響在他的範圍內人
們的生活，且不顧他的效果能够在實際上搗亂傾滅現代政治上之理論的民主
主義。他們且不顧教育上，能力上和環境束縛上的巨大不平等所產生的財富，和

狀況的巨大不平等大有害於任何一種的真民主主義。(註十五)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以爲若使社會分子中有財富上，狀況上和權力上的巨大不平等，而欲望真正民主主義能够存在，直是妄想。若使在產業上，一個是主人，一個是賃銀奴隸，一則享有財產而發命令，一則僅有不穩固的生計而服從命令，無論如何總無真正民主主義之可言。若就選舉而論，一個富翁或者財政家，他的經濟權力實無處不可以篡奪賃銀奴隸的選舉權。所以我們如果要使真正的代表制，真正的民主主義存立在社會上面，不爲政府資本家所盜奪，我們就不能不廢除財產上經濟上巨大的不平等，推翻階級差別因爲階級差別是由這個經濟權力上的不平等而來。現在無論是在社會或者國家掌握他的過大勢力的總是官僚資本家一類的人。所表現於社會機關的意志，總是高級的意志，大多數的民衆總只是服從沉默，絕無自我表現和完全參與的機緣與權利。大多數的民衆越失却他自我表現或完全參與的機緣與權利，政府，資本家也就越增大他的干涉與壓逼。國家變爲萬

能了人民在他的底下，要想和他抗爭便無異侏儒和巨魔搏擊一樣，終歸於盡。這種局面早就造成了，國家是個人自由的敵對，掠奪個人自由的，我們現時也已經充分覺得了。但是他們並不是要使民衆僅僅具備被動的國民資格，還得使他們取得自動的國民資格。並不是卸了這個巨魔——國家——的一些權力，再把更重大的權力，更重大的責任一手替他套上。他們實假定民主主義當應用於社會動作之不論何一種，而尤充分應用到產業和經濟上去的。

六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因爲信認真實的實在只有個人的意志。國家站在個人的承諾上，代表是目的的代表，所以極力反對萬能的國家與萬能的議會。現代的國家是依着強力組織成功的，是依着法律而維持下去的。所以現代的國家是奴隸的國家。他們承認國家不過是具備特殊職能的一種組織體，是行使特定目的

組合，不是主權者。國家在先一時代絕不像現代的國家，冠以萬能，至尊的名詞在他的頭上。他所以致此，全仗社會沒有向着共通利益而行的組織，因為沒有此種組織制度才造成急需人家干涉的局面。國家在那個時候，就是被召為擔任干涉之職的。一經握了干涉的權力，國家的職能，動作才忽地裏增加擴大起來，什麼事都要受他的治理。但是這種萬能國家乃絕不能適用任何真正民主主義的羣體，不唯不能適用，且要加以消滅刪除。無論新社會的結構為何，現在的『雜役國家』(Factotum state) 終沒有存留的餘地。(註十六)代議制度亦然。以一個代表的意志，代表無數被代表的意志，這樣萬能的代表，絕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的代表。因為第一，選舉者在實際上沒有管束他的代表的權力，只有在不常有的時期中把他撤換的權力，並且在實際上他只有極狹小的選舉範圍。第二，選舉者必要選擇一個人在所有能夠發生於國會前的問題上作他的代表，那末，若使選舉者是一個有理性的人，他常得在一件事上和一個人合意，在又一件事上又得和又一

個人合意，或者現時階級制度的經濟基礎一經消滅，他也無論如何總得如此做去的緣故。(註十七)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所謂代表的意義，不是人代表人。無論什麼人，都不能代表他人。無論什麼人的意志，也不能够受人的代表，代表不是全意志或者全人格的代表，所能代表的只有目的或者目的之羣一點。代表的原理如次：『代表者』不是代表『人』，而是代表若干人類之共通的，一定而又限定的目的。(註十八)所以司密斯(Smith)不能代表勃朗(Brown)約翰(Jones)和魯濱遜(Robinson)之爲人類；因爲人類是一個人，根本上就不能够代表。他只能在對於一指定的社會目的或者無數連帶的目的有共通的見解時候，代表他們三個人的見解。(註十九)就是代表他某種的職能以『職能的代表』(Functional representation)作他代表的原理。這個職能的代表，也是根據於個人的承諾。離了目的與職能，無代表可言。現在的代議政治並沒有何等代表的關係。他們得着幾個選舉人的推舉就自稱是國民的代表者，他們所代表的究是一些什麼

東西？如果他們可稱爲國民的代表，那末，彼橫暴的拿破崙，他自稱爲法蘭西全國代表者，我們也得加以承認。但是他除了橫暴絕不曾代表些什麼，難道他所代表的橫暴就是他所代表的法蘭西全國嗎？現在的議會，正也與此相似，不唯不能代表人，怕還不能代表自己。若果偏說他是代表，也只不過代表人類之最醜惡方面罷了。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不反對『代表制度』，不唯不反對，且加以提倡。但是他們對於人類代表人類的現代的代議政治却十分反對，這是我們應深加注意的。

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以爲凡使用代表方法的地方，他一定要關係於一種限定的職能。所以社會中所當有的各別代表羣之數必與各別重要職能相等。（註二十）

人類在社會生活着，他的職能自不只一個，是市民，生產者，同時又是消費者。而且一樁事物在廣大大限度中，確實要關涉到各人。譬如煤礦之要如何進行，他所關涉的，確實不只煤礦工或其他特殊產業的勞工；因爲各人都得用煤，和他都有關係。即其他一切產業也是一樣。那末，要在這個互相牽連的職能上，規定選舉團應取

如何的格式，或者投票權應如何類別，不消說是很感困難。以此，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當發表他的原理時候，他的理論，並不會斷定人們當從地理上的代表羣，或者職業上的代表羣而投票，或者二者並用。他們所視爲已經成立的，就是人當有各別的投票權，而各別運用，他的投票權的數目當和他的各別社會的目的或旨趣的數目相等。不過民主主義的原理，不僅用於一個羣體中的全部國民之具有各種共通目的者，還要一樣地用之於各個國民羣，爲着實行各種社會職能，或具有一種共通的社會旨趣而合作的人。在社會當中，確有兩種不同的維繫物，能够在同一的羣體中連結一團體中的分子，而每個維繫物又能够在分子的全部或者一部中間存在着。第一種維繫物，就是共通職業，就是共通擔任一種社會勞務 (Social services)，不管這個勞務的性質是否屬於經濟。第二種維繫物就是共通旨趣，享用或消費此種勞務。(註二十二)由此看來，如果把自治原理應用到民主主義的羣體中之每一個團體的事務，不管他的團體是由那一種的共通目的產生

出來，那末，只要有一個特殊團體能够正當代表所有具備該團體所以存在的共通目的的人，像是否包含全體國民，或者只包含了一部分的問題，都是不重要的了。既是如此，則他們所主張的『職能代表制』一個團體，或者一個人有了種種的目的，可以取得各種選舉權，不只一個選舉票，有許許多多的選舉票，也不見得有什麼困難，不特沒有困難，而且是頂好。

原來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是隨着社會『羣體』旨趣的內容，把他分作政治的，職業的，欲求的，宗教的，救濟的，慈善的，社交的，研究學問的種種。政治的羣體是關於人的關係的，就是普通所謂之政治的社會。職業和欲求的羣體，他的意義都是經濟的。前者之意義為商品的生產，分配，運輸或者事務的經管等等，是職業的。後者則純粹屬於消費方面。他們列舉了數種的羣體，又把他縮為最重要的三種，就是政治的，職業的，欲求的三種。各種有各種的目的與職能，各以自由自治的方法自己管理。但是他們並不是把社會分作三段，不相干涉的三段；他們分類的標

準是以旨趣，就是目的，也就是職能。這是我們應十分注意的。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原理，大概如上所說。至於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如何應用其原理，請看我繼續發表的建設中之基爾特社會主義一文。

(註一) Cole, *Chaos and Order in Industry*, p. 55.

(註二) Penty, *A Guildsman'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 7.

(註三) *Ibid.*, pp. 7-9.

(註四) Cole, *Social Theory*, p. 205.

(註五) Penty, *Guild and Social Crisis*, p. 92.

(註六) Cole, *Social Theory*, p. 181.

(註七) *Ibid.*, p. 191.

(註八) Hobson, *National Guild* p. 99.

(註九) Cole, *Social Theory*, p. 6.

(註十) *Ibid.*, p. 22.

(註十一) *Ibid.*, p. 192.

(註十二) *Ibid.*, p. 53.

(註十三) *Ibid.*, p. 37.

- (註十四) 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p. 12.
(註十五) Ibid., pp. 13-14.
(註十六) Ibid., p. 32.
(註十七) Ibid., pp. 31-32.
(註十八) Cole, Social Theory, p. 107.
(註十九) Cole, Guild Socialism, p. 32.
(註二十) Ibid., p. 32.
(註二十一) Ibid., pp. 33-34.

柯爾和基爾特社會主義

昔 塵著

柯爾 (G. D. H. Cole) 的勞動之世界 (World of Labour) 裏，有一段敘述一九一〇年勞動不安時代的勞動運動狀態，說：『過去的二三年間，我們在兩重的勞動不安裏面，最顯著的，便是工團主義；專事在勞動者團體的平勞動者間，鼓吹鬪爭的精神；還有一重，便是可稱爲勞動運動的哲學要求的智識上不安；這是工團主義的原因，也是工團主義的結果。』他所謂勞動運動的哲學要求，就是說勞動黨的議會政策——即『從罷工到投票』的政策。再借柯爾的話來說：『近時知識上不安的歷史，大部分便是「勞動」消盡了初期法屏主義者的靈』

感(Inspiration)而攀極從所謂「韋勃主義」(Sidneywebbicalism)出發，驀地到所謂工團主義裏去求光明。』這時湯姆曼(Tom Mann)和的來脫(Ben Tillet)等工團主義的宣傳，就是表示使勞動者脫離勞動黨的傾向。英國的勞動黨，本來是法屏社會主義的產兒；勞動黨的失敗，就是法屏社會主義的失敗。法屏社會主義的指導人是韋勃；所以勞動者對於勞動黨的失望，也就是對於韋勃的失望。

從這勞動不安和工團主義而生的，是烏拉治(A. R. Orage)所提倡的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凡是以烏拉治爲中心而圍繞新世紀(New Age)雜誌的論客，都用批評的態度，來對待韋勃的集產主義和工團主義。對於勞動運動，提供理論的根據批評的方向，就從韋勃的集產主義起頭。他的中心問題，就是產業管理權的問題。

韋勃的國家社會主義，把產業管理的內容，分做三項：一，什麼應該生產？二，應該

怎樣生產？三，勞動條件應該怎樣？他主張都應該歸國家決定；這是前回所已經講過的。至於工團主義，却主張勞動者——生產者——專制主張把這三個的產業管理，歸生產者即工團決定。所以工團主義和集產主義，雖然都是祖述馬克思；但是這一點恰正反對柯爾——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家的柯爾——對於工團主義的批評，說：『工團主義，和別的學說相像，他的主張是正的，他的否定却錯了。』

集產主義的產業管理，即國家的產業管理，他的缺點在什麼地方關於這一節，羅素（B. Russell）說得頗好。他說：『被建設的本能所吸引的作工，即使困難，也覺滿足的；因為這種努力，是自然的，同狗追兔一樣。現在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缺點，就在爲了工錢而作工，抹煞了創造的衝動。爲工錢而作工的人，關於他所可作的，沒有選擇的權柄，祇是聽雇主的命令罷了。……但是這個缺點，換了國家社會主義，還是沒有除掉。在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不過把國家來替代雇主，勞動者對於他們的工作，差不多仍舊不能管理，同現在一樣。他們所得的管理，是間接的，要經

過政治機關的；給他們的滿足，是輕微而且迂遠的。到了那個時候，恐怕沒有自治，不過增加相互的干涉罷。』這是羅素的批評，也就是柯爾的批評。這個批評的態度，大約可以分做三點，就是：一，以國家社會主義爲官僚主義；二，以國家社會主義爲國家資本主義；三，以國家社會主義爲消費者本位的主義。

基爾特社會主義，不是專以批評國家社會主義爲能事；所以柯爾在他的實業界的自治（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裏說：『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任務，不是在反對國有，也不是在主張國有。基爾特社會主義，是單以產業之統制（Control of industry）的思想爲思想的。』然而從韋勃到柯爾的路，不能不經過基爾特主義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批評；所以不能不講到產業管理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即什麼應該生產，和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應該生產以及應該生產幾多等問題。什麼應該生產的問題，不但是對於生產者的一個問題，也是對於社會的一個問題；所以這個問題，不該專由生產者決定的。工團主義，主張生產者專

制，把這個問題，也歸生產者的勞動組合會議和勞動交換所裏決定，這實在不是徹底的意見。因為勞動組合會議和勞動交換所，不過是變相的國家，變相的都市；祇可算是不完全的消費者組織，不能作為真的生產者團體。基爾特社會主義者，關於這部分的生產管理，不願把全權付給生產勞動者。同時他們主張這個問題，不應該歸消費者決定。他們所採用的，是基爾特和國家互相商議的制度。在這一點，他們以為既然可以免掉工團主義的生產者專制；也不至於像國家社會主義帶着官僚主義的傾向。

第二是生產過程的問題，就是應該怎樣生產的問題。同這問題最有關係的，是第三勞動條件的問題。韋勃說勞動組合對於生產過程的問題，往往取保守的態度，這話固然不錯的。可是他們所以取這種態度，是因為怕工錢低落和失業的緣故。在殘酷的資本家階級之下，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法子？勞動者並不是不曉得使用新機器，可以增加生產物；不過因為使用機器的初頭，就會發生工錢低落和熟

練工人失業的事情；這事關係他們的利害，所以不能不反對。照這樣說來，他們的反對機器，是因為機器祇有益於資本家而於他們反有害的緣故。倘使沒有這個情形，那麼，機器本來可以使他們輕減勞動，豈有不歡迎的道理？所以到了掠奪的危險除掉之後，勞動組合，斷斷不會有反對使用新機器的事情的。可是將來可以干涉生產過程的勞動組合，斷不是像現在的戰鬪的勞動組合，應該是一種共濟的勞動組合，組織上定然大有差異，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生產過程歸勞動者決定，這是本於產業的民主主義，完全不容反對的。然而消費者關於生產過程，也有間接的利害，因為消費者所付的價格，是很受生產過程的影響的。倘使把生產過程完全歸勞動者統制，勞動者當然祇顧他們自己的安全快樂，不管實用上的適宜不適宜，這也是不妥當的。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對於生產的過程，主張基爾特應該和國家商議，使國家可以調和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以防生產者的掠奪。

要看英國勞動運動的推移，不可不曉得這基爾特社會主義運動的傾向。近來英國的勞動運動，像那大勞動組合的運動，生產機關國有的要求，都是表示基爾特社會主義化的傾向，這是很容易明白的。

封底